



一個醫生的成長

1975 卷 7 期 1

作為一個中學生，能夠進入大學裏攻讀醫科，對我來說，是具有萬分的挑戰性的。

在我眼中，醫生是神聖崇高的職業，又是老弱貧病者的救星，而我更希望一旦學成，能夠行醫濟世，服務社會，替那些病患的人消除痛苦，抱著這無限的熱情，我開始邁向我的理想。

一連串的考試，淘汰再淘汰，終於站穩在金字塔頂上的一羣——包括我，就順利地打開了那堡壘的大門。

初次踏足醫學院，就覺得「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」，整個醫學中心，就好像縮形的學生中心，無怪很多同學都甚少涉足大學的學生中心，但是這樣究竟可以說是醫學生的世外桃源？抑或是閉關自守的小圈子呢？

第一、二年既為臨床前的學習，自然是著重於書本上的理論，然而繁雜的功課，頻密的測驗，真令人透不過氣來。

經過一個學期的相處，漸漸地對班中的同學亦略有認識，冷眼旁觀，同學們對於應付功課及運用時間方面真是形形色色，多采多姿。

首先，一些同學是十分醉心於他們的功課，每日不用上課時，都可以在圖書館裏找到他們，就是吃飯的時候，也是卷不離手的。

另一方面，有些同學就沒有這麼大的興趣讀書，一個漂亮的女朋友，一部夠氣派的汽車，一件白袍，一條醫學系的領帶和徽章，就已經是他們認為值得傲視人羣的驕人成就。

另外一羣同學卻又是運動的熱中者。每日不能夠在教室裏碰到他們準能在體育館（Sports Centre）見到他們汗流浹背的在打球，做練習，難怪醫學院在歷屆的院際運動比賽中都是金杯的主人。

當然話說回來，能夠把握好時間，真的做到「讀書時讀書，遊戲時遊

戲」的同學，仍大有人在的。他們都是有社會意識，希望畢業之後，能為社會盡點力的一羣。所以班會裏有社會服務小組。他們都熱中於舉辦一些探訪，研討會等，特別是著意於對香港的衛生醫療設備，醫學常識，和殘缺兒童的料理等的深入認識和探討。而暑假的時候又會組織一些工作營，參加修橋起路的工作。

在醫學會中，近年來也曾舉辦過一些展覽會。目的在喚起同學對社會工作的認識，和提供大家一些醫學常識，如：兒童護理指導（Child Care Project）心臟週（Health Week Exhibition）和癌症展覽等（Anti-Cancer Exhibition）。

但是，認真參加社會工作的同學又有多少？社會服務小組的成員日漸減少，同學們都受到了功課的壓力，展覽會的工作，往往被稱為「五分鐘熱度」，真正持久的社會工作到底有多少呢？

宿舍生活亦是大學生活的一環。記得學期剛開始時，有一位高班的同學介紹我住大學宿舍，還說是大學教育裏重要的一節。當時我因為向來習慣了家庭生活，加上經濟問題，便打消了這個念頭。不過，從觀察中，住在宿舍的同學，確有他們的一個圈子：他們不但對其他學系的同學有更多的認識，而且就是對港大學生會的工作，都比我們這一羣非宿生熟悉。日日規行矩步於沙宣道的我，彷彿是不屬於這所大學似的。

開始過一些團體的生活，接觸到不同系別的同學。彼此在學術上，興趣上的交流使我漸漸感到以前沙宣道的圈子實在太狹窄了！繁重的功課似乎剝奪了我對人性、文學、美術、音樂、哲學，甚至社會等的了解。我究竟對生命知道了多少？多方面的討論與學習益發顯得自己的不足。也許，宿舍的生活會替我帶來一些答案。

兩年的學習過後就是第一次的學位試了。於是，從小已經感覺到的考試壓力和緊張情緒的我，又再感到窒息。只是，想不到高不可攀的最高學府對這香港式的考試制度，依然是推崇備至，不遺餘力的——真是高處不勝寒。

終於，順利地過了第一關，希望三個多月的暑假能調劑一下身心的疲勞。

第一次學位試後，漸漸我亦對醫學會的工作感到興趣，但始終在腦海中存在著很多的疑問：

為甚麼大部份的同學對醫學會持著一種冷漠的態度？

為甚麼醫學會給人一種因循的感覺？

究竟我們通過醫學會的聯絡對外國醫學同學能有多少的接觸？

每年國際性的醫學生研討會，真正參加和得益的同學有多少？

為甚麼同學們都嚷著對自己的醫學會沒有歸屬感？

第一次和病人接觸，真感到手忙腳亂。特別是第一次和女病人接觸，更感尷尬。第一次面對和體驗患上絕症的病人的恐懼，第一次親眼見到病人在現代化的醫療護理下不治逝世，第一次看見嬰兒的呱呱墮地和身為母親的欣慰和微笑，這許許多多的「第一次」，都不是一個初出道的小子心理上所能負擔得來的。而這一個的轉變，亦使人深深感覺到理論與實踐的不符。

都是我們的教師。而我們這一羣身穿白袍，滿腦子理論，被病人叫著醫生的醫學生，對一般實際的常識和工作，實在認識太少了。在這方面的訓練，實在比外國的醫學生遜色得多。

另一方面，大學裏，尤其是醫學院裏的階級分別，就是這麼明顯——高高在上的當然是教授們。跟著，依次為高級講師，講師，一級一級而下。最低層的當然是我們這小小的醫學生。在這個制度之下，誰也不敢超逾半步。

這是不是一般醫學院的形態？

還是香港大學醫學院的特產？

在這有形無形的陰影下，學生們和教師間應有的友善學習態度，又會否受到了心理上的壓制？

五年的大學生涯已接近尾聲，回顧在這一段日子裏，對社會似乎卻是

愈來愈陌生。甚麼社會大事，或是社會工作，對我來說，都是生疏而虛遠的。何況，五年的醫學院生活中，根本沒有人會談及醫生在社會中是一個怎樣的角色，甚至重要性僅次於醫學技術的醫學道德，亦是從無人提及過的。究竟我們這一羣醫生或未來醫生，給予社會人士一個甚麼樣的形態？

一個專業人才？

一個說來神聖的工作？

一個優越的社會地位？

一份安居樂業的職業？

一個致富的途徑？

同學間有討論過他們的將來嗎？

當你看見政府門診部外，排著長龍的病人，當你看見日夜不停地工作的政府醫生，當你看見新界區內私家醫生或者中區裏堂皇「成功」的醫生，你會如何選擇呢？

就這樣，五年高度專門性技術的學習製造了我一部精密的機器。我們無暇顧及其他。何況，畢業的我，又要再次接受另外一次的考驗和挑戰了。就像剛踏進這大門的五年前的我一樣。不同的是，這一副機器，又要承擔多一重壓力而已。

「我們生活靠收入，我們生存靠付出」。生活與活生生的生存，真是差之毫釐，繆以千里。

編者按：「一個醫生的成長」這套幻燈片是醫學院開放日中最具吸引力的項目，「啓思」情商得該片原作者借出劇本原文刊登，謹此致謝。文中提出很多問題，頗值得醫學院的同學深思，現特請任何看後有感的老同學來稿，讓大家一同來分享。